



Lesbian

作为一种政治文化选择

封面 | 来自网络
作者 | 钰珏
排版 | 枣

跳出男女对立、异性恋-同性恋对立的二元框架，女性同盟必须建立在排斥/抵制男性的基础上吗？

你听说过 **Political lesbian** (政治性女同性恋) 的概念吗？面对异性关系中的不平等、男性对女性的性别暴力……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以此践行性别分离的女权主义精神。

但在互联网上，Political lesbian也面临或多或少的争议，本期推送，同语邀请钰珏从Political lesbian的概念历史、学术探讨、现实意义等方面为大家介绍这一女同实践。

上篇我们已经为大家介绍了政治女同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影响**，本篇请看作者对于Political lesbian的**社会争议与本土女权实践的探讨**。

Political lesbian的 社会争议

(1) 通过异性恋女权主义者 vs 政治女同的论争，建构 异性恋/异性亲密关系 vs 女权主义/女性权利的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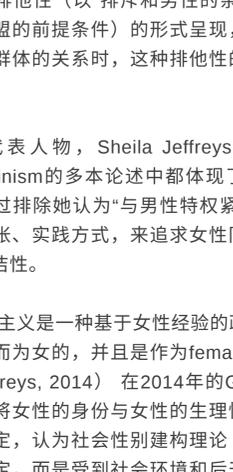
以Sheila Jeffreys为代表的Political lesbians主张：在父权社会，男性特权与生俱来，女性只要与男性进入亲密关系就会受到剥削和压迫，因此女权主义者不能心怀侥幸觉得自己异性伴侣能够尊重女性。男性作为一个整体来压迫全体女性是社会既有的性别秩序，没有男性能成为例外。

那么“**异性恋女权主义者**”的存在就成了悖论，因为异性恋关系助长异性恋霸权，就势必会侵犯女权主义。在Sheila Jeffreys 1999年的 *Bisexual Politics: a Superior Form of Feminism* 中，她又把**双性恋**取向和性别不论的择偶观也纳入political lesbianism批判范畴中，认为双性恋既可以选择男性也可以选择女性作为伴侣，是没意识到男性与生俱来的不平等和差异性，没能认识到男性在亲密关系中一定会侵犯女性利益，因此双性恋(包括泛性恋)也与“女权主义”有矛盾。

当时的反对派，如Bea Campbell等异性恋女权主义者，则指责political lesbian提出的彻底断绝与男性的亲密关系是**强求女权主义者必须违背自己的欲望**，否定女权主义者也会产生对异性的欲望，这是有悖人性初衷的。**比起彻底消灭异性恋和完全抵制与男性的亲密关系，如何纠正男性在异性亲密关系中的负面行为，修正不平等的异性关系才是更切实的。**

另一方面，political lesbian等激进女权主义者预设的男性作为一个整体与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在社会权力/利益分配上势不两立的格局，相当于默认**男性整个性别都是敌人**，但在无法“消除”男性的社会存在的前提下，这样的全面抵制和拒绝来往并不能实现女权主义要求建立新的性别平等秩序的最终目标。

——然而在这场论战中，纯粹出于对女性的性偏好(性欲、浪漫爱情、伴侣关系等)和性欲的**女同性恋，始终是被隐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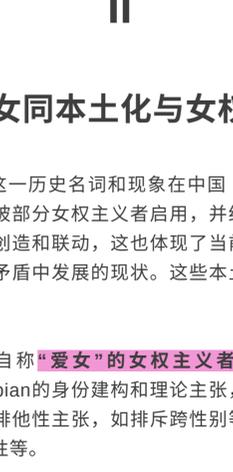


图源: Giphy

以Linda Imray的自述 *From Heterosexual feminist to political lesbian: the painful transition* (从异性恋女权主义者到政治女同: 一个痛苦的转变) 为例，她从自己不幸的男女情感经历出发，剖析异性恋霸权是如何成为父权在亲密关系中的帮凶，帮助男性实现对女性的情感剥削、身体物化和精神控制，也使女性被动地陷入无休止的雌竞中从而难以形成社会联盟。而作者也坦承了自己割舍异性偏好的痛苦，一方面自同居多年的男伴搬走后她开始反思异性关系中女性付出与回报的不平等，另一方面她又无法控制自己对男伴的想念和倾慕，但最后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的独立意识和思想觉悟战胜了“有害的”异性恋欲望，她艰难地从一个异性恋女权主义者转变成political lesbian。

然而在作者的自我陈述中，除了标题和结尾引用Rich对强制性异性恋霸权的论述(因为Rich文章标题里有lesbian)时提到了“lesbian”外，**通篇都在讲述如何摆脱高压控制自己的男伴、如何反抗异性恋倾向**，不光没提到对女性的倾慕，连女性朋友间互相扶持的情谊都要跟和男伴分合分的感情作比。从整体内容来看，作者的自我认知转变应该是从“**异性恋女权主义者**”到“**决心再也不搞异性恋的女权主义者**”，但**后者在作者的认知中就等同于political lesbian**。

那么lesbianism究竟在作者心中意味着什么呢？她又是如何看待女性间的亲密关系的？这种亲密关系是否像她和男伴的关系一样，会涉及性行为、同居伴侣关系、家务劳动分配？她是否有意愿和女性建立同样形式但双方分工更平等的亲密关系？从作者的这篇自述中恐怕是难以找到答案了。



图源: Giphy

(2) 去性化的“女同性恋”与(性少数)身份挪用争议

在强调男女二元对立的激进女权主义的视野下，political lesbians始终把女性对男性的反抗和抵制放在第一位，将lesbianism视为基于思想觉悟的政治文化选择，强调女性基于(区别于男性的)社会身份和地位的联合同盟，**但拒绝把“女同”间的亲密关系视为性缘关系(基于浪漫爱和性关系的伴侣关系)**，也**弱化“女同”作为性取向身份的认知**。更为激进的political lesbian会认为性缘关系本身是对女性的一种性化、物化和客体化，认为把性关系、性行为纳入亲密关系的范畴是性缘关系霸权。

Political lesbians的主体认知首先是女权主义者，而非自我认同为“女同性恋”的人，她们聚集的原因是共同的政治权利诉求(女性社会同盟)，而非共同的性倾向/欲望诉求或性身份。Political lesbian本质是political identification(政治性的身份认同)，与一般认知里基于sexual identification(性身份认同)的女同性恋身份有本质区别。当然这种“一般认知”的确立时间要等到80年代后期“女同性恋”建立起独立于异性恋和男性的群体性身份(即女同性恋不再以“不喜欢男的”和“非异性恋”作为首要定义)，并在践行identity politics(身份认同政治)的过程中争取本社群的平等权益之后了。

而被political lesbians称为“lesbian politics”的实践，主要也是作为feminist politics的一部分，而非女性的同性性缘亲密关系、性取向探索实践。Political lesbians也与60年代末以来的同权运动保持距离，甚至认为同权运动都是男同性恋主导的社会运动，本质是维护男性特权，因此产生抵制情绪但在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中，当把“lesbianism”当成政治实践而非性身份的政治性女同(她们之中的很多人本身无法对同性产生性欲或发生浪漫关系的欲望)广泛以“lesbian”自称、以lesbian politics来描述自己对男性的抵制思想和行为时，**就会削弱基于性身份认同的女同性恋社群的话语权和代表性**。当lesbian本身与女性间的同性性缘关系、性倾向紧密相连时，强行要求废除lesbian这一名词背后的“性缘关系霸权”，无疑是在否认基于性取向的女同性恋者自身的欲望和主体认同。



《Love Your Enemy?: The Debate Between Heterosexual Feminism and Political Lesbianism》Onlywomen Press

(3) political lesbian的排他性倾向

Political lesbianism的底色是二元对立框架下的激进主义女权主义，在“男-女”势不两立的基础上，发展出了lesbian separatism(女同分离主义)。由于她们的主张本就以排他性(以“排斥和男性的亲密关系”作为建构女性同盟的前提条件)的形式呈现，在她们处理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时，这种排他性的形式会贯穿始终。

这一派的代表人物，Sheila Jeffreys女士在关于lesbianism的多本论述中都体现了**女同分离主义意识**，通过排除她认为“与男性特权紧密相连”的其他群体、主张、实践方式，来追求女性同盟和女权主义运动的纯洁性。

她认为“女权主义是一种基于女性经验的政治运动，这些女性是生而为女的，并且是作为female sex成长起来的”(Jeffreys, 2014) 在2014年的Gender Hurts一书中，她将女性的身份与女性的生理性特征(特别是阴道)绑定，认为社会性别建构理论(即强调性别不是生来注定，而是受到社会环境和后天主体实践影响的)消解了女性的“生理性别”，使“男性”能够通过后天手术等实践方式来获取女性的身份，认为跨性别主义的兴起是在威胁女性身份的纯洁性，让“男性”的身体和权威渗透到女性生存空间中。早在1979年就问世的The Transsexual Empire(变性帝国)观点相通，Jeffreys认为变性手术是“男性”对女性身份的入侵，将女性的性别身份拆解为可通过手术重造的生理部件。

《Gender Hurts》

除了明确表达对异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的排斥外，**Sheila Jeffreys也全面否定了酷儿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在她2003年的著作Unpacking Queer politics一书中，她将酷儿主义等同于男同性恋主义，认为从80年代末以来的酷儿运动本质是男同性恋主导，用以声援男同性恋中心的男性特质的运动(虽然她在这本书中重点批判的酷儿学者里几乎没有男同)。因此她自称站在女同女权的立场，提出了酷儿 vs 女同性恋的身份对立，和酷儿主义 vs “真”女权主义的对立。这种论述方法在Jeffreys的著作中很常见，她首先会把自己的立场提高到lesbianism/feminism卫道士的高度，并试图为全体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甚至所有女性代言，判定酷儿/跨性别/双性恋等群体和主张之对错优劣，以及ta们如何损害全体女性的利益。在此基础上，她在书中提出不同群体/主张的对立关系，如女同性恋vs其他性少数，性少数权益vs女性权益，跨性别vs女性等。

《Unpacking Queer politics》

更严重的是，political lesbian提出的女同分离主义(lesbian separatism)依旧在以和“男性/男性特质”的联系判断某是否满足定义了女性特质和女性身份的女性同盟，**反过来强化了男性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和**。而建立在排除某些“不合格的/不纯的”群体、理论和实践基础上的同盟并不会更牢固，反倒会因为日渐扩大的提纯标准而丧失联合更多人的可能。把纯粹的女性身份与生理性别特征挂钩，又走回生物本质主义理论的老路。

政治女同本土化与女权实践

“政治女同”这一历史名词和现象在中国(在韩国也有迹象)重新被部分女权主义者启用，并结合本土语境进行了新的创造和联动，这也体现了当前网络女权主义在多元和矛盾中发展的现状。这些本土化的现象包括：

1、近年来自称“**爱女**”的女权主义者会自发吸收political lesbian的身份建构和理论主张，特别是女同分离主义的排他性主张，如排斥跨性别等，追求女性群体的纯洁性等。

本土女权与韩国激进女权的6B4T联动，还会明确提出分离已婚女性的诉求。在这一排他性过程中，本土爱女女权在延续political lesbian原有的对立议题基础上(如酷儿主义 vs 女权主义，性少数权益 vs 女性权益等)，提出了新的对立性议题，如女权主义 vs 已婚女性。

图源网络

2、政治女同由于依旧使用着“女同”的身份标签，与基于性倾向的女同性恋者产生了矛盾，后者指责前者是身份挪用，并且提出了“**真假拉拉**”的身份争端。

这又涉及“女同性恋”身份的定义问题，受同权发展和性少数主体意识建立的影响，女同性恋性取向主要依据个体的自我认同和主体的性情观(即希望与同性发生性关系或浪漫关系)。但political lesbian也是部分激进女权主义者的自我认同，而非外界强行贴上的标签，因此要谨慎使用“政治女同”去定义他人，也不能直接否认他人的自我认同。

人对性取向的认知和对亲密关系的感知也是自我实践和探索的过程，在异性恋霸权主导的社会中，**当女性试图反抗异性恋的桎梏探索非异性恋关系时，总会出现迷茫、纠结、自我矛盾甚至是反复挣扎的情况**。认识到政治女同这一概念与主张本身的局限性，但不能武断地开除所有自我认同为政治女同的人“拉籍”。而强调性取向的主体性和自我认同时，要警惕一切以外界标准“鉴定”他人身份的话术。

3、由于语言隔阂与社会文化环境差异，本土无法像欧美一样经历社会规模的同权运动和酷儿理论发展，因此在**二元对立框架下的**(对男性及与男性有关的一切)朴素敌对情绪依旧是主流女权主义者权利意识的出发点。

但跳出男女对立、异性恋-同性恋对立的二元框架，女性同盟必须建立在排斥/抵制男性的基础上吗？同性恋必须建立在“反异性恋关系”的基础上吗？反对异性恋霸权就必须摒弃异性关系、并且成为同性恋吗？

你对于这一话题有何见解？

以上就是作者关于Political lesbian (政治性女同性恋) 所撰写的全部内容，**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与见解!**

上下篇参考资料：

1 Bindel, Julie (2009) My sexual revolution, Guardian 30, Jan, 2009

1 Defries, Zira (1978) Political lesbianism and sexual politic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sychoanalysis, 1978-01, Vol.6 (1), p.71-78

1 Imray, Linda (1984) From Heterosexual feminist to political lesbian: the painful transition (从异性恋女权主义者到政治女同: 一个痛苦的转换过程) Women's Studies Int. Forum, Vol. 7, No. 1, pp. 39-41, 1984

1 Jeffreys, Sheila and Leeds Revolutionary Feminist Group (1981) Love Your Enemy? The Debate Between Heterosexual Feminism and Political Lesbianism (爱你的敌人? 异性恋女权主义与政治性女同性恋之间的论战) Only women Press

1 Jeffreys, Sheila (1999) Bisexual Politics: A Superior Form of Feminism?, Women's

1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22(3): 273-85

(2003) Unpacking Queer Politics: A Lesbian Feminist Perspective (从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视角剖析酷儿政治) London: Polity Press

(2014) Gender Hurts: A Feminist Analysis of the Politics of Transgenderism. (性别伤害: 从女权主义视角分析跨性别主义主张) New York: Routledge

1 Raymond, Janice (1979) The Transsexual Empire: The Making of the She-Male, Boston: Beacon Press

1 Rich, Adrienne (1980)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nd Lesbian Existence, Signs, July 1980, Vol.5 (4), pp.631-660

同语旨在通过**社群培育、公众教育、政策倡导**推动公众对多元性别的认知**消除歧视和暴力**，**争取平等权益**。